

可易則所謂猶也言弗敢輕所謂貴言也古人所以戒金人之銘慎白圭之玷則知言之不可易而弗敢輕亦以明矣是以聖人言而民莫不信故言而世為天下道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故行言自為而天下化夫何故以其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故四方罔不是孚也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徽宗註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疏義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特其緒餘土直以每成功爾是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惟其功成事遂則措天下於安平泰民無所施其智巧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已食以止分故甘服以法華故美俗以不擾故安業以存生故樂是皆聖人之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而然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則謂我自然曰帝力何

有於我哉昔堯治天下康衢有莫匪爾極之謠所謂太上之治其在茲時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其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太學生 江漱疏

其五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徽宗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迺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君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疏義曰道之大全冥於渾淪之中德分於道判為剛柔之用蓋道不可致故道失而德德不可至故德失而仁仁可為也為之則近乎義故仁失而義所以去道為愈遠即其本而論之則道一而已楊子所謂合則渾離則散者此也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臆見曲說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以老君小仁義為所見者小殊不知仁義不外道德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探本言之雖曰攘棄仁義而仁義已行於道德之間矣是其心豈真以仁義為不

足以治天下哉其小仁義乃所以尊仁義也正莊周所謂蔽蒙之民也後世之士蔽於俗學無高明之見聞老氏之道術遂至於狂而不信而卑汗蹇淺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僞有以發之也

智慧出有大偽

徽宗註曰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疏義曰至德之世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適性而足安分而止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何所用其智力哉迨其欲慮一萌物誘於外智不足則困力不足則怠失其常然而汨於人為所謂民智力竭而以偽繼之也聖人在宥天下欲斯民之復其性亦不以智治國而已故列子曰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徽宗註曰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疏義曰名者實之賓苟有其實名必從之然名常生于不足夫君子之成名莫大乎

忠孝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斯為孝苟以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以諛其親非所謂孝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斯為忠苟以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以諂其君非所謂忠惟不諛其親不諂其君則忠孝之心無餘蘊矣此臣子之盛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徽宗註曰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名聖智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鷲之行驚愚而明汗蹇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疏義曰無受之初性與道冥有受之後性與道違惟與道冥故無差殊所謂道與之性一而不雜者是也惟與道違故有分際所謂離道為德是名聖智者此也原性之始妙本渾全聖智下愚初無殊品離道者外立其德失真沈僞迷而不復因愚顯智遂有聖名聖智立則不能因性之自然而

天下始有喬詰卓鷲之行喬則為尤詰則窮深卓則難及鷲則不群皆非平易中正之行也於是飾智驚愚脩身明汗蹇堯而非桀曾不知兩忘而化其道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正與莊周言悅

聖耶是相於執悅智耶是相於疵之意同矣惟知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因性自然舉天下於無為之治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蓋民復素樸安其性命則與一世而得澹漠其利可勝計耶信所謂其利博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徽宗註曰孝慈天性也黷變為仁踳跂為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絕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疏義曰百行以孝為本三寶以慈為先孝慈之心生于固有之天性非偽為也非外鑠也至於黷變為仁而行非自然踳跂為義而強於用力則是仁義易其性矣絕仁

棄義民將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是謂反其性而復其初也若然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獨子其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愛而不知以為仁端正而不知以為義其於孝慈也人皆有之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絕巧棄利盜賊元有

徽宗註曰為機變之巧者无所用取有欲利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也

疏義曰不羞惡則無以知恥不知耻則無以行義人之為人以行已有恥為貴以見利思義為先能明乎此然後無為其所下為無欲其所不欲而歸於君子之途矣彼其為機變之巧者則純白不備道所不載是無所用恥也彼其有欲利之心者則依仁蹈利離偽假真是不能顧其義也無所用恥不能顧其義則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蓋異於非其有而取之者幾希所謂是皆穿窬之類也者以此

此三者以為文不是故令有所屬

徽宗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振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損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揀文者莫若

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疏義曰夫寒積而成暑非一日也觀天時以驗人事則先王以人道治天下由簡以至備所以至周而彌文當是時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郁郁之文莫盛乎此然文極則弊患於滅質文有餘於尚華質不足於居實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凋於浮偽日淪於私欲之習而蔽於小智可不因其弊而救之乎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意有在於斯也故攘棄仁義而復性於自然絕滅禮學而相忘於道術雖聖智亦在所損而莫之尚蓋欲天下輕末而重本祛其迹故也彼其心豈真以仁義

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或因或革或損或益先王之道若循環也然文之弊不可不救之以質亦猶四時之序夏反而為秋也揀文莫若質故令有所屬也下文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此有所屬也

見素

徽宗註曰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不雜

疏義曰繪事以素為先故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則白立而采色未彰素者性之質也謂之素以其不染諸物而已見素則明白洞達而一疵不覩純白內備而機心不存所謂純粹而不雜者也與莊子言明白入素與夫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同意

抱樸

徽宗註曰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而不變莊子曰同手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疏義曰器用以樸為本故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未嘗斲則體全而雕琢不加樸者性之真也謂之樸以不雕以人偽而已抱樸則敦于若樸而性真自全無為復樸而虛靜恬淡所謂靜一而不變者也與莊子言純樸不殘之樸同意然則素樸者民之常性也復性之常則淡然無欲自得其得正莊子所謂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也

少私寡欲

徽宗註曰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内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疏義曰蔽於一已則失其大同故自營為私牽於利欲則汨其虛靜故養心莫善於寡欲私也欲也皆外游是務而非內觀皆人偽是滋而非性真惟少私寡欲然後能定乎内外之分而知所輕重辨乎真偽之歸而明於本末不遺其德而德全不淫其性而性復為無為事無事而聖智之名泯

矣有治天下者哉

絕學无憂章第二十

絕学无憂

徽宗註曰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未嘗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无適而不樂故无憂

疏義曰理猶里也可以數度惟務學乃能探其順道循路也人所共由惟絕學乃能極其至學以窮理學之始也故經曰為學日益蓋方其務學以窮理則思慮善否而求諸心參稽治亂而通其度是未能忘於思為之益也能勿憂乎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者此也學以致道學之終也故經曰為道日損及其見道而絕學則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亡損之又損而未始有物夫未始有物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任其性命之情樂以忘憂無適而不樂焉故無憂孔子

以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者此也文子曰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而終之以可謂能體道矣然則為道日損故能樂道於此明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徽宗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朝廷與大夫言不齊如此過惡揚善惟恐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疏義曰以道異物則同異所以藏以物分道則同異所以立自情言之以唯為恭以阿為慢善在所好惡在所惡固不同也即理觀之唯阿之發同於一聲善惡之混根於一性孰為差別小智自私任情者也任情而私則各植一見妄為區別所謂離而為二者此也達人大觀任理者也任理以觀則總攝萬殊同為至妙所謂本實非異者此也聖人冥心於道不見一物然於世人善惡不能有廢者蓋不欲自異於世而已是以出而經世在宗廟朝廷則便以

辨治為事與下大夫言則有侃侃之和與上大夫言則有誾誾之欽所以稱情而為禮為禮以辨異故其不齊如此若然則惡者遏之善者揚之以公天下之是非以示天下之好惡惟恐不至則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俯而與人同也

徽宗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言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无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

疏義曰偶而應之者道也道則何思何慮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寂然不動也匪而為之者事也事則有思有為吉凶與民同患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體道者入而侔於天故無憂涉事者出而交於人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惟翼翼以盡其欽業業以致其慎然後能動必迪吉而無悔吝之虞也

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是皆戒之至也蓋恐懼脩省思患豫防之若伯益之儆戒無虞是也畏天之威以保天下若高宗之嚴恭寅畏者是也觀此則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厥理明矣

荒兮其未央哉

徽宗註曰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為一

疏義曰六合之大萬物之多擾擾萬緒日投其前紛藉交錯繁不勝應則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也周旋如轉輪反復如引錙叢至沓來無有端倪別難終難測而未始有極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謂善惡特未定也世人善在所可惡在所否則非其所非非其所是豈有可否皆出於彼是之域而已烏知所謂恢詭詭怪道通為一者乎惟達者釋智曰先照之于天則物之所謂彼者果有定體耶無定體耶物無非彼矣物之所謂是者果有定體耶

無定體則物無非是矣物無彼是則知通為一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不得又何謂譎然區別於其間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徽宗註曰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衆人失性之靜外游是務如悅厚味以養口體如觀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從去道彌遠

疏義曰陰陽者氣之大也物之孕氣以陽而熙陽融而亨故也以陰而凝陰止而靜故也或熙或凝唯其時物則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衆人失性之靜與物俱化務外游不務內觀如悅厚味以養口體曾不知淡乎無味非直太牢之享也如觀高華以娛心志曾不知見曉冥冥非直春臺之登也耽樂之從皆累於物所以去道彌遠使其妙觀一性則萬法皆備即動而靜真樂自全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徽宗註曰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

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踈戚一視怕
弓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于外故若
嬰兒之未孩

疏義曰人之有生形體密化其在嬰兒則
性空無知經所謂常德不離而繼之以復

歸於嬰兒者是也孩提則親愛已兆莊子
所謂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

者是也惟嬰兒之無知故居不知所為行
不知所之欲慮未萌而無所思踈戚一視
而無所擇怕弓靜止則氣和而不暴性醇

而未散和順積中而華不兆於外則因性
自然而不假人事之華藻故若嬰兒之未

孩蓋怕者心無所受也心無所受則淡然
無物抱一守真與嬰兒之未孩奚擇老氏

垂世立教蓋欲使民復歸於嬰兒是以於
專氣致柔則能如嬰兒於含德之厚則
曰比於赤子其立言雖殊其欲性脩反德
德至同於初則一而已

乘乘子若元所歸

微宗註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

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疏義曰萬物之變屢擾不齊唯變所適無

所繫較斯可以言乘乘易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龍以時乘蓋言乾道變化在手趨時

而已惟趨時則即彼之理因而乘之豈更

駕哉故乘乘則因持而無所忤任理而莫

之違順物自然而不倚於一偏故若無所

歸與所謂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同意

眾人皆有餘

微宗註曰或問眾人曰富貴生貪生而慕

利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

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疏義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眾人輕其

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眾人曰於

祿殖歟楊雄欲救當時之弊故設或人之

問眾人而曰富貴生也蓋晉楚之富富以

利也孰若保其至當趙孟之貴貴以爵也

孰若存其良貴惟眾人見物而不見道貪

生以肆其情慕利以窮其欲奢泰之心勝

而侈靡者多損約之志微而節儉者寡故

皆有餘焉曾不知其在道曰餘食贅行蓋

道之所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

於食為餘於行為贅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我獨若遺

微宗註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疏義曰聖人以道貸天下整萬物而不為

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刻雕衆

形而不為巧未始有其功也莊子內篇論

明王之治有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以

謂遊於無有蓋無有者道之妙用聖人以

至無應天下之群有所以成帝王之功者

真餘事爾豈認以為功而固有之哉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微宗註曰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

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

智

疏義曰君子威德容貌若愚顏回之謂歟

觀其悟心齋之說進坐忘之妙聖人因其

深造默識則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所謂容貌若愚也且一性之真湛然常存

寂寞無為而天機不張虛靜恬淡而默與道契則純白內備而朝徹見獨其為智也大矣荀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之謂歟然則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豈真愚哉去小智而大智明故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微宗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棄遺物離人而傲倪于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疏義曰葆光而不露是為明之至行其所無事是為智之真流俗之情蔽於淺淺繕性於俗而與之同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非所謂明之至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察非所謂智之真體道者異乎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遺物而不累於物離人而不訪於人卓然自技於流俗之中惛然若亡而存如所謂湛兮似或存悶然若鈍而利如所謂愈鈍而後利其迹泯其用藏深

妙妙冥不可測識世俗豈得而窺之孟子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澹兮其若海

微宗註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

疏義曰淵乎其居濔乎其清淵靜而性定

內係外不蕩澹兮其若海者道之全體也

道之體雖不可見即海水之大以觀之則

不以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古人之大

體其實似之

處兮似无所止

微宗註曰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疏義曰動而愈出運量不匿變動而不居

不凝滯於物處兮似無所止者道之利用

也道之用雖不可見即搖落之風以觀之

則動萬物而莫見其鼓舞之迹號萬竅而

莫測其披拂之功至無之妙用其實似之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微宗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衆人

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

无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疏義曰經世之道以無用之用為至桂可

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皆有有用之用此

材之患也人皆知自伐其智自矜其能

為有用之用不知支離其德乃無用之用

焉衆人皆有以是為有用之用以其材故

也我獨頑且鄙是為無用之用以不材故

也頑與冥頑之頑同鄙與都鄙之鄙同頑

則不飾智言其無知鄙則不見美言其無

文梓人以此為不材而不材乃所以為大

材也則無用之為用明矣莊周於人間世

始言曲轅社又言商丘大木終言桂以可

食而伐漆以可用而割蓋明無用之用與

有用之用不同如此然則遊人間世而吉

凶與民同患可不知此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微宗註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

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

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疏義曰道行於萬物善貸且成覆育無外可以為天下母也凡有生之氣有形之狀豈有須臾離道者哉揚雄著問道篇有曰

嬰兒慕駒犢從以明萬物唯道之求本於性之自然而非或使也天道由虛靜中化出萬有生之以遂其性蓄之以極其養長

之使就育之使充萬物皆任資焉而不匿何異嬰犢之母懷乎蓋萬物由道以生出故道為母而物為子經曰有名萬物之母

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道有母之意可見矣世之人非惟不得其母又不能守之捨真遂妄道將愈遠古人所以有揭竿求諸海之諭也若夫唯道之求者蓋亦

異於人之失性於俗者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微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无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

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所以為道生而不有是謂玄德物得以生所以為德道隱無名無體可見則非形容之

所及德有定體有生皆全故為人之所同得然德兼於道則道者所以微德之顯故無名之道所以神其德道散為德則德者

所以闡道之幽故有體之德所以顯其道能性脩反德復乎一之所起德至同於初復乎泰初之無名則德冥於道此所以惟道是從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微宗註曰道體至无而用迺妙有所以為物然物无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无也故曰道之為物

疏義曰道有體有用語道之體未始有物故謂至無語道之用應而不窮茲謂妙有至無顯為妙有此所以為物妙有出於至

無故物無非道道之為物恍惚是見恍未有狀特心可况故為有象之可見忽為數始數由此滋故為有數之可推恍之與惚若有若無謂之有而疑於無也道之為物其幾是歟

惚考恍号中有象為恍号惚号中有物号
微宗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疏義曰物生然後有象則象者吉之先見故見乃謂之象四時散精為物則物者圓於有形故形乃謂之物物象之具出於恍惚之中猶如風薄千山雷震乎天變於大空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化於大塊所以成變化故昆蟲出入草木死生莫不待此以成所以行鬼神故自有形至於無形自有心至於無心莫不待此以行道之妙即此可見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微宗註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疏義曰幽在穴而難見為窈故窈為幽之極曰藏六而為冥故冥為明之藏大明之上名為至陽之原則窈冥之中是為至陰之原至陰之所於方為北天一生水於北在人為精窈冥之中所以為有精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微宗註曰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曰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无間故其名不去。

疏義曰精者一之所生而天得一以清故精為天德之至乾之七德而言純粹精則精為天德可知止乎至一盡性而無偽是謂正而不妄茲非至真乎得一以生未形者有分是謂一而不變茲非有信乎若然者萬物終始莫匪且然而一之精通未始有間此名之所以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微宗註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

真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无思也而寂然无為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功業之述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疏義曰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化為神奇衆甫之變所以日逝而不停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甚精之真所以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則得夫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之道矣其於消息盈虛終則有始且有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故能閱衆甫之變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聖人以此洗心則常無思而寂然退藏於密則常無為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昔之無思者不得不思昔之無為者不得不為思出於無思為出於無為則高大之功富有之業其迹著矣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是篇先言至精之德終言知衆甫之然者謂是故也。曲則全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微宗註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疏義曰和其光而不耀同其塵而不異大同於物與之宛轉宜若曲也然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致曲如此乃所以全其形生而不虧也莊子以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為衛生之經又曰外曲者與人為徒惟外曲則不拂人之情茲非曲則全歟。枉則直

微宗註曰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疏義曰遺之使佚宜怨而不怨阨之使窮宜憫而不憫宜若枉也然直而不律者乃所以全其直以許為直者適所以傷其義其枉如此是所謂直其正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蓋屈則所以求其信茲非枉則直歟。窪則盈 微宗註曰无藏也故有餘。疏義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而忽已遽藏

未於困藏水於血而易已竭惟在我者能運而無積然後用之需然而有餘莊子所謂無藏也故有餘者此也即萬物之理以明之窪則盈蓋可知已

弊則新

微宗註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

疏義曰能歸根斯可以冀其芸芸有肅殺斯可以冀其敷榮惟斂藏於冬者既固然後蕃鮮於春者必茂即四時之運以明之弊則新蓋可知已

少則得多則惑

微宗註曰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為旨則終身不解茲謂大惑

疏義曰道一而已矣故其要不煩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惟聞見之多而能反說約然後有得於道若乃辨者之固以支為旨則多言數窮未免乎累大惑者終身不解斯人之謂數莊子曰夫道不欲雜亦是意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微宗註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下則

疏義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物之性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其為物不二所謂誠也其生物不測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惟一能存精惟精能集神一者何也誠幾是已一之精通神固自全有精而後神從之也惟天下之至

精能為天下之至神抱一而已聖人盡此

矣一而不變者能守而勿失則甚真之精內保而不蕩若然則精神四達並流上際下蟠化育萬物不可為象不得已而言言則成文而天下共由不得已而動動則成德而天下是仰也記所謂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則其為天下式者乎不自見故明

微宗註曰不蔽于一已之見則无所不燭

故明

疏義曰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而無所蔽塞故能旁燭無疆而知人情實也不蔽於一已之見者所以能無所不燭而為明不自是故彰

微宗註曰不私于一已之是而惟是之從

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疏義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自用而嘉言是聽故有赫赫之功而萬邦咸寧也不私於一已之是而惟是之從者所以能功大名顯使天下服而能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微宗註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疏義曰經曰自伐者無功書曰有其善長厥善能不伐其功故人不爭而其功不去舜之命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此之謂歟不自矜故長

微宗註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

疏義曰經曰自矜者不長書曰矜其能喪厥功惟不矜其能故人不爭而百姓與能奔之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其此之謂歟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微宗註曰人皆取先已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疏義曰眾人尚力不高德而求勝人故人皆取先聖人不敢為天下先而道後其身故已獨處後已獨處後則知白而守黑知榮而守辱榮辱一視不以自好累其心是謂受天下之垢若然則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變萬物為實處乎不爭之地積眾小不勝為大勝也常處不爭之地物孰能與之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微宗註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无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无夸耀

之迹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疏義曰水之為物因器方圓物莫能爭聖人動出如此故能與物委蛇而全其形生

所謂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也繩之為物集系為之其理常直聖人應物如此故能順物之枉而直在其中所謂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也知窪之為盈則大盈若冲卑以自牧矣何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則和光同塵未嘗自矜矣何夸耀之迹凡此非知曲枉窪弊之利強勉以行之也若性之自為而不知其由然虛已以應不與物迤以致其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則可以保身而無危疑之憂可以盡年而無短折之患與天地相為長久而不知其盡也若是者可名為全德之人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微宗註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疏義曰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德經曰大音希聲希者微而有間非聽所聞所謂獨立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者也列子言不生者疑獨蓋不生者能生不生則疑於獨立物莫能備所謂疑獨其希之謂歟是以默其聰明而去智與故與天合德而循天之理巍然處其所不從事於外固非或使之所能為也故言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微宗註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聚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膠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疏義曰天施地生百昌並植然挽萬物者莫疾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故風以鼓

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无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无夸耀

舞象形委其自化而物得條達而以潤澤萬物任其自滋而物得茂大常因自然非益生也不為助長非勸成也故生化形色遂于兩間此所以為長久之道若乃風疾轉而為飄而雨暴聚而為驟此非陰陽之和乃繆戾之患其於物也益生勸成非因自然物反蒙其害矣其能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 徽宗註曰希則无所從事无聲之表獨以性覺與道為一而不與物共宣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為難知為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迺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或倚于一偏或蔽于一曲道術為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為失歟

疏義曰獨立于萬物之上不從事於外者希也能不用聰明察而識之於無聲之中

獨能聞和則與道冥會而物莫能偶矣道至於此無損無益何得可名何失可累昧者不能朝徹而見獨故不知獨化之自然道本易知而天下莫能知於是以道為難知矣道本易行而天下莫能行於是以道

為難行矣或求道於高遠若登天而不可及嘗不知每下愈沉而不拘於高也則雖心有所係以苦其思能有所技以勞其形而從事於道其何所得乎以此從事則在道為一偏在物為一曲道之大全於是裂

○ 矣夫人生均有獨化不因物而得失性者從事於道則吾所謂獨立於萬物之上者復臣於道矣雖於道德失之三等而有所得然非自得其得也同歸於失而已矣

信不足有不信

○ 徽宗註曰信則不妄妄見真偽以道為真以物為偽則於信為不足故有不信患施轉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迷信不足故也

疏義曰經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得信也萬物雖殊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乃真信也惟知道不違物而不以道為真知物無非道而不以物為偽故無性而不信矣若夫信不足者生乎妄見以道為真以物為偽不知大全自生分別爾故信不足者有不信也若患施之好辯辯非之刑名不知以真冥妄真妄一真而去道遠者凡以信不足爾

○ 道論真經疏義卷之五